

●人物剪影

缅怀陈早春先生

刘仁文

7月2日上午,我正在参加一个理论界的内部座谈会,收到三联书店原总编李昕先生的短信,告知我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先生当天早晨离我们而去了。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接到这一消息,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

我与早春先生是老乡,都来自地处偏僻的湘西南隆回县北部山区。虽然同居北京,且均属知识界,但由于单位、专业不一样,平时联系并不多。而且年龄也相差30多岁,在我有时间去看他时,他忙;等到他有时间甚至生病需要我们去探望时,我却又忙了起来。近年来,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多次住院。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我接到师母电话,告诉我老陈病危,我当即约了同属老乡、也与早春先生私交甚笃的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周玉清一起赶到北京医院的急救室探望。

我与早春先生交往20余年,心性相投,称得上是忘年交。他早年送我的著作就写“仁文弟惠正”,近年来送的著作更写成“仁文兄惠正”。通过与他的交往,增强了我的“法律应与诗书通”的理念,提升了我为人学为学的境界。

早春先生虽然是出版家和作家,但他与我们法学界也有过交往。20世纪80年代,他曾应邀作为评审委员,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首次法官高级职称的评定。他也积极促进法学界、法律界与文学界的沟通和融合,多次在他兼任主编的《当代》等著名文学刊物上推出法律人的作品。他在应邀给我的一本随笔集《法律

行者》作序时,表达了对法律人的人文情怀的欣赏和鼓励。让我受宠若惊的是,他在序中表达了“读后极为兴奋”的心情,说“这集子中的许多随笔和散文,一般作家不见得能强过他”。许多溢美之辞让我不安的同时,也增添了我的自信。在这篇序中,他还提醒我不要囿于成见,画地为牢地把自己的法学随笔摒除在文学创作之外,他说,文学并不偏狭到只认可专业作家的作品,像他非常喜欢的先秦诸子散文,其实诸子大多是政论家、哲学家和杂家,其中还有不少是我们法律人的前辈法家。这些析理论道、彼此论辩、感情激越、文采飞扬的经典作品,很难归入现代学科所划分的哪一类,正如清代评论家章学诚所惊叹的:“后世之作,其体皆备于战国。”早春先生还指出,虽然每个人的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也很欣赏我语言的自然美和文字的原生态,但他认为,在我的文学散文中,过于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很少用煽情的笔墨,也很少有时露机锋、鞭辟入里的议论,这似乎把学术和文学界限得过于严苛了。

因为先生言之有物,我在受到鼓励的同时也受到教益,所以后来我又把自己新创作的几篇散文和随笔通过他儿子转给正在美国探亲的他,请他指正。过了些时日,就收到他从美国转来的手写体信件——

“仁文兄:传来的几篇文章我已拜读了,看来你是见多识广,随手拈来就是文章,其中两篇很富哲理。总的感觉是好的,很丰赡,也很平实。当然平实是优点,但

文似看山,当有起伏。另外你在《容器之义在其空虚》一文中提到‘一日三省吾身’,这是曾子非孔子的话,出自《论语》。”

这封信中提到的“文似看山,当有起伏”,对我很有启发。另外,他提到的“一日三省吾身”是曾子而非孔子的话,虽然我原文是转述金大中《从死囚到总统》中的话,但至少说明自己当时也是对此缺乏清晰的印象的,否则完全可以在引文之后用括号加个“作者注”来说明一下。对比先生在大洋彼岸的信手拈来,我的国学功底看来实在是薄弱得很。

如先生所说,“我们是喝同一山溪水长大的老乡”,承蒙他抬爱,“多年交往中对仁文的印象很好”,先生与我也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的表面安静雅致,但内心却充满激情和正义感。由于我从事的是法律工作,他有时也会就周围的一些人事和我分享他的观点,遇到老家或社会上弱者求助的事,实在万不得已,他甚至还求助过我。我们都来自社会底层,他小时候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成长,我小时候的艰难困苦虽不如他,但在我们的下一辈来看,也是难以想象的。正是这种艰苦的甚至是恶劣的环境锻造了我们的硬骨头精神和追求真善美、痛恨假恶丑的价值观,这也成为我们相交相知的基础。

作为著名的出版家、作家、鲁迅和冯雪峰研究专家,先生在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流的成就。更打动我的是,他为了公益,干一行爱一行,任劳任怨地甘做党和国

家事业的一颗棋子。早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他就参与了《文艺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并独立完成了难度极大的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的“马恩列斯”论述部分。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长达3万多字的论文《鲁迅思想及其内在发展》,至今读起来令人击节。他的散文《童子军装——忆母亲》《无情的父爱》《家乡的小桥》篇篇一流,有的已成经典。甚至他的考证文章《杜荃是谁》也轰动“朝野内外”,有大学的考古系还以此文为例让学生学习如何进行推理考证。所以一位国内的著名作家深深地为他惋惜,认为他去从事行政工作是“浪费人才”。他自己却说,“我只是个苦力,叫干哪行就干哪行”。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那篇论文为例。那是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北京要举办一个国际研讨会,作为北京“三鲁”之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需要赶写一篇论文。他白天上班,晚上熬夜,连开六个通宵,写完最后一个字,就晕倒在沙发上。后来他被民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一干就是十五年,再兼任《当代》《新文学史料》主编,连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参与编辑、注释1981年版《鲁迅全集》16卷、2005年版《鲁迅全集》18卷,主持编写《冯雪峰全集》12卷,这些繁重劳累的工作使他被迫中断了自己的写作计划,连一部已在刊物上连载了两年的书稿,也不得不拦腰斩断。

一直有个心愿,对于他书中提到的许多文学界、知识界的重大事件,找个机会向他当面求证一些细节。我也暗自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个难得的知识源。现在,这个心愿要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谨以此文缅怀陈早春先生!
(刘仁文,隆回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不朽的音符(朗诵诗)

——为“贺绿汀音乐文化艺术节”而作

唐志平 贺长山

巍巍九龙岭,传说周子洗墨、虎踞龙盘,凝聚了钟灵毓秀的神奇灵光;

悠悠槎江水,岁月默默流淌、滋润希望,哺育出两岸儿女的不同凡响。

一百一十五年前的今天,蚂蟥塘边的农家小院,一声平凡的啼哭,迎来生命的曙光。

从此,平静而落后的小山村,开始萌动着音乐的梦想。

您在逆境中成长,从小吮吸着天籁的灵气和童谣、花鼓等民族音乐的营养;

您在困境中追求,走过崎岖的山路,踏上革命征途,走进神圣的音乐殿堂;

您在黑暗中探索,怀揣革命的信念,奔赴延安圣地,迎接黎明热烈的召唤;

您在战火中前进,满怀火热的激情,接受战争洗礼,以音乐为武器,创作出厚重的经典乐章。

您吹响《牧童短笛》,第一首中国风格的钢琴曲,从上海滩飞向欧洲,在世界乐坛永久奏响!

您谱写《游击队歌》,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舍生忘死抗日救国,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致赞扬!

还有《摇篮曲》《四季歌》《胜利进行曲》《嘉陵江上》,200多首作品抵得了千千万万的炮弹刀枪。

您满腔的热血沸腾,笔下的旋律像闪光的利剑,刺向敌人的胸膛,将不朽的音符,刻进历史的勋章。

您还是伟大的音乐教育家,为祖国的音乐事业播种了美好希望;

邀同学,请大师,您为上海音乐学院引进人才济济的师资力量;

收购整修旧钢琴,开发制造新乐器,处处闪现着您的智慧光芒;

一个个青年英才走向世界,离不开您的汗水浇灌和辛勤培养。

您是中国乐坛的一面旗帜,永远在人们心中高高飘扬!

枪林弹雨中,您激励人们追求信仰;
胜利到来时,您带领大家纵情歌唱;
为培育人才,您默默奉献音乐讲堂;
当迫害降临,您挺起了不屈的脊梁。

您一身正气,胸怀坦荡;
您铁骨铮铮,傲雪凌霜;
您无私无畏,敢做敢当;
您成绩斐然,光芒万丈!
您不仅是“硬骨头音乐家”,更是中国音乐界的良心。

您有一个“花岗岩脑袋”,为民族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您的浩然正气,让人们世代敬仰;您的光辉业绩,人们将永远传唱!

巍巍九龙岭,留下了您还乡时攀登的形象;
淼淼黄家坝,录下您亲切的乡音令人难忘。

您每次回到家乡,都会和乡亲们同甘共苦,带回致富的种子,播种生活的希望;

您每次回到故土,都和乡亲们促膝谈心,描绘发展的蓝图,放飞未来的向往。

一回回依依惜别,一次次语短情长!
家乡的山水刻录下您的足迹,家乡的人民沐浴着您的荣光;

家乡的乡亲念叨着您的名字,家乡的一草一木铭记了您火热的衷肠。

贺绿汀——一个响亮的名字,如一坛醉人的老酒,永远散发着迷人的芬芳;

贺绿汀——一个伟岸的形象,如一座高大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的心上!

今天,是您的生日,您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看一看家乡人民建设创新、富裕、宜居邵东的崭新景象;

今天,是您的生日,您又回到了祖国母亲的身旁,听一听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的新时代交响。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为人民大众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

贺绿汀——一个响亮的名字,一尊伟岸的形象,

贺绿汀——一种伟大的精神,一种强大的力量!

化作不朽的音符,根植于昭阳大地,播撒于大江南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化作不朽的音符,根植于昭阳大地,播撒于大江南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朝霞

刘玉松 摄

●湘西南诗会

蛙鼓(外三首)

李红霞

春天温和
那么多为之绽放的美
那么多悦耳歌声
怎能没有伴奏

田野里,水塘间
阵阵鼓鸣
直到夏天也没停下
它们诉说着什么

听见了稻田丰收的希望
只是,谁又会听见餐桌上
带露的悲鸣

春天的田野

春风打着呵欠走来时
草木和鸟在田野里抖擞精神

田埂上,雨后的花朵

摇摇欲坠。父亲田地的杂草
正如衰老和疾病一样疯长

生命的活力在颓败处
比如野火吞噬过的草地
比如树身空心的老槐树
比如断壁残垣的墙根和夹缝

布谷声声

心中一直有个梦
置一亩诗田
用来种花
香的、无香的
名贵的、寻常的
都好

春风来时
播种
布谷鸟鸣时

浇水,施肥

我知道
有些种子,无法破土
有些汗水,可能白流
对于它们
我想说
这都是来年的
底肥

五月的熏风

有一种据说可以治癌的药物
从国外吹来
就如五月这暖暖的风
暖着我们快寒透的心
风不识字,就如父亲
读不懂包装盒上的蝌蚪文
只认识那醒目的数字
5900

父亲,别心疼这数字
女儿想留住您
就如别人
总想留住这五月的熏风